旁白:

进入病房，光线骤暗，气氛直线压抑下来，

这里的患者没有家属的看护，大部分甚至没有清醒的意识。这里很安静，安静得仿佛不像在人间，又很嘈杂，整片区域都是刺耳的机器音，嘀嘀嘀，每一声都像是敲到灵魂最深处。

每张病床都被玻璃和帘子隔离开来，呈环形正对着中心护士站。在一张病床前，查理苏停下脚步，拉开了玻璃门。

一股从未闻到过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还未来得及分辨究竟是什么味道，病床上的场景已映入眼帘。

那是个人形，大片大片的皮肤呈现出焦黑色，四肢被拘束带固定在床侧，插满导管——

我的腿瞬间变得很软，只能匆忙蹲下身去，让视线集中在一小块被单上。

我:

我开始了。

旁白:

找到床上老奶奶还算完好的一块手背皮肤，我很轻很轻地将手指贴了上去。

我:

老奶奶，你现在很痛苦吧。但是你的家人都在外面等你……

旁白:

她是怎么想的呢。脑海里只有一片黑色。我紧紧咬住下唇。

我:

要集中啊。

旁白:

可越来这么想，思绪就我不受控制，变成了一片深不到底的混沌。

我:

…………

旁白:

现在过了多久了，有十五分钟吗，还是已经半个小时了。

眼皮像是有了自己的意识，忍不往要睁开来。一瞬问，病床上的景象再次映入瞳孔。

我:

为什么不行呢!

旁白:

一只手按上我的肩膀，我感到自己的身体颤了一下。这只手没有移动，只是稳稳地按着，带来踏实的力道。

选项光:告诉他能力可能无法起效

我:

查理苏，如果我的能力没能起作用的话，怎么办?

不，不是如果……

旁白:

我小声地说着，感到脸热而胀。羞愧、不安、焦急、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。

床头的机器无机质地响着，在那响声之中，我只感到一条生命正在流逝。

查理苏:

那我们就从这里出去。

我:

出去然后呢?

查理苏:

我处理这件事，你到办公室等我。

只要她还在这里，让她活下去就是我的责任。

我:

然后呢?

查理苏:

这还用问?

然后我就处理完了，送我的未婚妻回家。

选项夜:再尝试一下

旁白:

我知道自己的“天赋”并不算稳定，但至少这次，请让我成功。

我向不知是谁祈祷着，用尽全力去感受。

然后情感涌入身体的直觉依旧没有来。

心中充满了挫败感和惶恐，我沉默着，听见自己的心跳越来越乱。

查理苏:

转头。

旁白:

我转过头，与他的目光撞了个正着，深紫色的眼睛只是与我对视了一会儿。然后查理苏点点头。

查理苏:

好了。

旁白:

我愣了一秒钟，想起了进来前他说过的话。

分支结束

旁白:

一时间分不清自己想哭还是想笑，只感觉鼻子酸酸的。我重新闭上眼，不再抑制自己的思绪，反倒想了许多东西。

洋洋的哭声，女人的呆滞，男人的犹豫，还是查理苏站在人群之中，握着那张需要他签字的白纸。

混沌之中破开一丝光亮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的手腕。那是一只枯槁的手，虽然痛得颤抖，却仍旧传递着无比确切的讯息。

我错愕地抬起头，歉意如潮水汹涌而至。

**???:**

洋洋，是奶奶不好，明明答应了你爸爸不再做道姑。

可那天看到那个中邪的男孩，奶奶就想起了你。

我身上不知怎么突然烧了起来，我让他赶紧跑。

走到门口我想起你最喜欢的玩具还在里面，要是没有了，你会难过的。

奶奶做了一辈子的道姑，半辈子你爸的母亲，但是还没有做够洋洋的奶奶——

旁白:

这是第一次我感受到如此清晰的心声。我颤抖着拿下手，眼泪无声无息地淌在脸上。

我:

谢谢您，我知道了。

旁白:

离开病房，脱下身上的隔离服。我突然感到胸口一阵恶心，扑到垃圾桶旁干呕。

好一会儿，我才终于止住了呕吐，坐在椅子上喘息。

一盒抽纸被递到我眼前。

抬起头，模糊的视野中是查理苏的脸。

我:

你就站在旁边一直看吗……

查理苏:

没关系，吐得很有水平。

旁白:

他捻出一张纸中，掖了掖我的眼眶周围。

查理苏:

能站得起来吗?

旁白:

我试了试，只觉得浑身没有力气，摇了摇头。

我:

我自己坐一会，应该就好了。

老奶奶还有求生的意志，你快去告——

旁白:

说到一半，话却梗在嘴边。

我:

但是家属会相信吗？

旁白:

查理苏看了我一会儿，拉起我的手，又摊开自己的掌心。

我动也不想动一下，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将我的指尖搭在那里。

查理苏:

感觉到什么?

旁白:

什么意思，他是要我感知他的情绪?

出乎意料的，这次的感知快而顺利，我甚至没有闭上眼睛。

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了热意，仿佛冬日暖阳。

我:

我感觉到了……感谢。

旁白:

查理苏笑了，我很少见到他露出那么纯粹而温暖的笑意， 一时间晃了神。

他俯下身，贴近我的耳边。

查理苏:

不愧是我的未婚妻。

旁白:

白大褂的衣角消失在走廊尽头，我摸了摸自己的脸颊，感到微微有些烫。

我休息了-余儿，虽然身上还有些无力感，但实在有些担心那边的状况，还是站起身，向住院处走去。

围观的患者家属已经散去，住院处门口静悄悄的。

我:

难道患者家属已经同意继续治疗了?

旁白:

转过拐角，眼前的情景却并不像我所设想的那样。

查理苏站在那里，神情冰冷，一言不发。洋洋一家人也在并排坐在一旁。

还有两个人，都穿着白大褂。一个大约四十岁年纪，戴着眼镜，面无表情。

另一个从相貌看更年长一些，脸上却笑呵呵的，一会儿看看查理苏，一会儿又看看另一个白大褂。

???:

为什么还有无关人士在这里，护上呢?带她离开。

旁白:

我赶忙刹住脚步，然而查理苏已经大步走到我身边，揽住我的肩膀，将我带到其他人面前。

查理苏:

为了防止你们感谢她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称呼。

这是我的未婚妻，是她让我了解到患者真正的意愿。

旁白:

戴着眼镜的医生淡漠地瞥了我一眼，我这才看清了，他胸口的名牌上写着“主任医师——孙泰中”。

孙主任:

查医生，既然患者家属表达过放弃治疗的想法，你应该尊重他们。

而不是刚愎自用，无视家属的意愿。医院有医院的规矩。

查理苏:

前提是他们充分了解了患老本人的意愿。

孙主任:

但没有人能确定，那就是患者本人的意愿。

这个问题，我认为没有讨论下去的必要。

旁白:

他冰冷的视线从我身上扫过。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这位主任并不相信查理苏，那么家属是不是也——

查理苏:

所以只要她不开口说一句“我想活”，谁都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等死，是吗?

孙主任:

查医生是在对我进行道德审判吗?我之前已经为病人制定了最适合的治疗方案。

查理苏:

感染指标上升了，就注射大量抗生素，她不会呼吸了，就插一根导管。

这就是你治疗方案的全部。

如果她不幸死了，那是她的问题，如果她活下来，那只能证明你医术高超。

最好是家属能把她带回家去，好让你报告里的死亡数字降几个百分点。

孙主任:

查医生，你必须清楚。医生不是上帝，更不是救世主。

我们能做的是在合理合规的范围内，尽最大的努力。

旁白:

听到这，另一位年长些的医生终于按捺不住走了过来，他的名牌上同样写着“烧伤科”的字样。他拍拍查理苏的肩膀，压低声音。

老医生:

查医生，我们都很理解你救人心切。

但现在医患关系那么紧张，要避免医患矛盾，孙主任的压力也很大。

而且你定的治疗方案，我也看了，手术很复杂。

万一失败，家属不接受，你一辈子的名誉可能就毁了。

旁白:

他又看着孙主任，脸上的笑容甚至有些讨好。

老医生:

孙主任，查医生刚来光启，对我们院的状况还不太了解。我替他给你陪个不是。

但查医生毕竟是副院请来的人才。

旁白:

孙主任点了点头，脸色似乎和缓了些。

孙主任:

查医生，对于你的到来，我院一点都是万分期待的。

希望你能带领烧伤科取得临床和科研的双重突破，也尽我们所能给了你最大支持。

所以相对的，也希望查医生能合理消耗科室的医疗资源。

不要辜负院领导的期望，凡事多考虑舆论影响。

旁白:

他的声音比刚才低，洋洋一家人不再能听得到，他们只足茫然地看着这个方向。

我触到他们的眼神，这句句似乎都在理的话，忽然变得刺人。

查理苏看着孙主任，嘴角慢慢浮现出一个讥讽的笑容。

查理苏:

你的意思我已经充分明白了。

考虑得非常周全，能够胜任社评家、政治家、风投专家，任何一个岗位。

但是作为医生，希望你离患者越远越好。

你们可以走了，我还有话要和家属说。

旁白:

孙主任的眼神闪烁了一下。

孙主任:

查医生，你是埃西诺医疗事件的亲历者，按理这句话不应该由我来说。

但我衷心建议，你是个人才，不要重蹈尊师的覆辙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的神情变了，但只有短短一瞬间，很快又恢复如常。

查理苏:

我的老师只做错了一件事，就是丧失了作为医生的判断。

旁白:

查理苏走到洋洋的父亲身边，将一张崭新的放弃治疗同意书递给他。

查理苏:

我会把目前所有的情况完整地讲一遍，你要听好，然后做决定。

旁白:

洋洋的父亲沉重地点了点头。

查理苏:

采用新的治疗方案，你的母亲存活下来的概率会增加20%。

失败的风险是存在的，我将尽全力不让这种情况发生。

治疗过程中会承受很大的痛苦，这不可避免。

费用的事情我也会遵守承诺，把你们还没缴纳的全部补足。

决定了就来办公室找我。

旁白:

他停顿了一下。

查理苏:

作为医生，我比任何人都想让她醒过来。

旁白:

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。紧攥着纸张的人变成了洋洋的父亲，我回过头看了最后一眼，也走了出去。